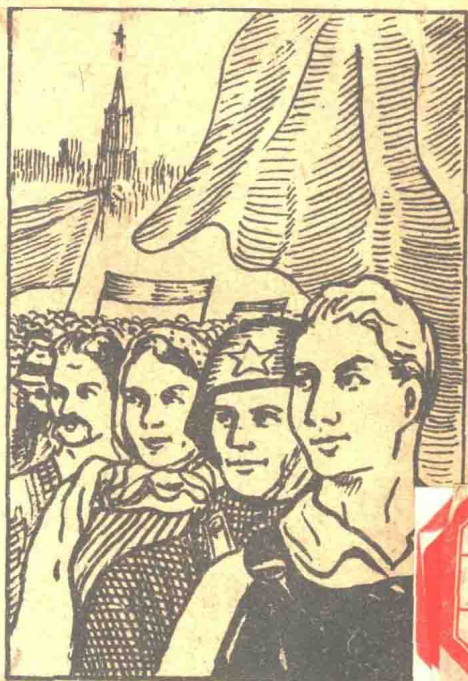


你 是擁護蘇聯還是反對蘇聯

五之書叢識知平可
著 寧西庫·蘇
譯 錄周姚·硯周



行印店書北東

書叢識知年青

聯蘇對反是還聯蘇護擁是你

作 寧 西 庫 蘇
譯 傑 周 姚 硯周

印 店 書 北 東

1949.3

蘇·庫西寧作
周硯·姚周傑譯
青年知識叢書之五

你是擁護蘇聯還是反對蘇聯

發行：東北書店

印刷：東北書店印刷廠

總店：瀋陽特別市馬路灣

分店：瀋陽 哈爾濱 長春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佳木斯 安東 四平 錦州
承德 北安 瓦房店 大連

一九四九·三·初版一〇〇〇〇

你是擁護蘇聯還是反對蘇聯？

蘇·庫西寧 作
周硯·姚周傑 譯

一九一七年秋，俄羅斯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和第一個工農國家的建立的消息受到資本主義世界千百萬工人的欣然歡呼。當帝國主義政府組織軍事干涉反對蘇維埃共和國時，英法美及其他國家的工人都起來支持年青的蘇維埃國家，反對此種罪惡的侵略行爲。

反動的資產階級害怕起來，從此宣佈同情蘇聯便是畢生之罪。差不多在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蘇聯的朋友們開始受到追索和迫害，首先遭難的便是各國的共產黨員、革命的職工會會員、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婦女組織和蘇聯友好協會的會員。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更加反動的政府竟採取暴戾的恐怖手段，瘋狂地企圖消滅蘇聯的一切積極與忠實的朋友。不僅德、意、西班牙和日

本的法西斯惡魔，就是波蘭的保衛隊、芬蘭的治安警察、羅馬尼亞的保安隊和其他相當於『蓋斯塔波』的人們對工會領袖及進步的知識份子們也進行經常的殺害。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的最優秀代表被逮捕起來，並加以殘無人道的嚴刑拷打。而廿世紀的裁判官對他們的俘虜所用的試金石照例總是問：

『你是擁護蘇聯還是反對蘇聯？』

資產階級裁判所中許多施刑室的四壁便是默默的見證人，它們看到這一問題在反動勢力統治下的囚犯胸襟中所引起的新的英勇堅貞的氣概。他們知道自己的命運有賴於自己所給予的回答。他們只要痛斥蘇聯便可以免去更多的折磨，可是他們昂然重申自己對於蘇聯的忠誠。

這一崇高的勇氣，這一精神的毅力，這一至高無上的氣質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對於我們的敵人，它似乎是難以理解的，而且簡直是瘋狂的。因為從來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曾引起另一國家的公民如此的虔誠熱愛。

但是蘇維埃國家不僅與以前的國家截然不同。它代表着一個偉大歷史目標的實踐，這一目標曾是人類最優秀進步的頭腦數世紀來所孜孜懷育的。一切國

家內政治上覺悟的工人們都知道蘇維埃國家是世界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人類進步力量的先鋒隊，它的使命是實現這一劃時代的步驟——以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代替資產階級的剝削社會。

對於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為了解脫剝削者的枷鎖而鬪爭的勞動人民來說，蘇維埃國家的存在便是一種鼓舞。當最前進的工人、共產黨員和忠誠的社會黨人想到在各民族廢除帝國主義和國際反動勢力的鬪爭中現在已有勝利的社會主義偉大國家這一堅強的堡壘時，他們對於社會主義勝利的信心便加倍增強。

這便是為什麼他們對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的無比忠誠是和對於蘇聯的同樣深切熱愛不能分割的。因此，一個覺悟的共產黨員或一個社會主義者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永遠不會詆毀蘇聯，這是絲毫不足為奇的。他怎麼能詆毀呢！他知道它是社會主義的家鄉而熱愛它。如果他是誠實的話，他怎麼能出賣社會主義的祖國呢！

自蘇聯成立以來，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便要求各社會民主黨激烈反對蘇

聯，並在工運中割斷一切對於蘇聯的同情。久已企圖使資產階級確信自己不是危險的，而是有用的和必需的機會主義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現在已經開始證明他們欣然準備與蘇維埃及共產主義運動作戰。他們把社會民主黨變成資產階級統治的主要社會支持者，把自己變成資產階級的僕從以換得官職和利祿。

但不久，很明顯地，幾個資產階級國家中的右翼社會民主黨便無力束縛工人群眾同情共產主義運動了。我們知道這一形勢首先在意大利發展，其次便在保加利亞、波蘭和德國。於是反動的資產階級不再能以議會方式和社會民主黨的幫助來維持政權。他們便建立了恐怖主義的法西斯獨裁。

自希特勒法西斯政權誕生之後，社會主義和蘇聯的不共戴天的仇敵——一切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反動資產階級便寄希望於納粹的反蘇侵略。姑且不論日本和意大利的帝國主義者，就是英法美帝國主義者，也給予納粹的備戰以一切援助。但在一九三九年，他們的協同向蘇聯進軍的計劃不得不加以修改。一方面，蘇聯的外交政策暴露了這些計劃；另一方面，慕尼黑陰謀者自身却捲入帝國主義矛盾的衝突中去了，這一衝突已為列寧和斯大林的、關於資本主義

總危機時期的世界歷史的法則和動力的科學理論所預見了。

所有帝國主義列強計劃來反對蘇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實際發動以後，却成爲最侵略性（法西斯）的帝國主義列強反對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一次戰爭。但當德國進攻蘇聯，日本進攻美國時，聯合國反法西斯侵略者的偉大聯盟便產生了。而後在戰爭過程中，英勇的蘇軍粉碎了法西斯德國和其同盟者的主力軍。法西斯侵略者便被全部打垮了。

如此，歷史的實際進程的『智慧』澈底地超越了社會主義的帝國主義敵人。歷史的老經驗鮮明地證實了：當一個瀕於死亡的社會體系的狂妄反動選手們發動一個『總攻勢』來摧毀社會進步的力量時，它照例會衝破歷史進展的堤堰，把它迅速導往這個或那個潮流裡去。以蘇聯爲首的國際社會主義和民主陣營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大大地增強了。而另一方面，國際帝國主義反動勢力陣營在大動干戈之後却失掉了如此強大的武裝中心，如德國、意大利和日本。而且，正如俄羅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脫離了帝國主義體系一樣，新民主主義國家現在也脫離了這一體系。

這些東歐與東南歐的國家在推翻了與外國帝國主義密切勾結的國內的反動統治，將大規模工業收歸國有，並廢除地主制度以後，已成爲人民的民主國家了。

所有這些國家都由蘇軍自德國枷鎖下解放出來。只有這一個事實便足以奠定蘇聯在這些國家中受到巨大的歡迎及其勞動群眾對蘇維埃人民深深感謝的基礎。反動的資產階級集團和右翼社會黨人所明目張膽表現出來的反蘇態度適足以加速他們在政治上的孤立和選舉中的慘敗。因爲波蘭、捷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人民在戰爭中與敵佔時期已親眼看到、親身經歷到那些代表自由和祖國光榮的人們也代表着與蘇聯的友愛，而那些祖國的叛徒和外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們却是反對與蘇聯友好的。

因此很自然，那些在祖國解放之後冒昧提出反蘇口號或久以仇蘇著稱的政客們便給自己招來了勞動人民的忿怒和仇恨。

今天在人民民主國家中只有幾個破產的冒險家和外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公開攻擊蘇聯。一切政黨、團體和誠懇期望人民擁護的領袖們都宣佈贊成與蘇聯

合作友好。這一事實十分重要，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反映了絕對誠懇的政策。除了南斯拉夫以外，在人民民主國家中沒有任何理由足以懷疑負責政治領袖們的親蘇聲明。

相反的，在南斯拉夫，正如共產黨情報局六月會議所指出者，共產黨領導機構已拋棄了黨的國際主義傳統，走上民族主義的道路。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袖們已經脫離了馬列主義的道路，在一個人人民主國家中追求着一種基本上是錯誤的與機會主義的政策。

我們不應忘記，人民民主主義是資產階級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階段。沒有一個國家能長期停留在這一過渡階段，既不前進也不後退。如果它不前進至社會主義，那麼它的發展一定會後退至資本主義。但社會主義的發展不是自動的和自發的。這一個國家是否真正進展至社會主義有賴於無產階級鬭爭的進一步發展和該國政策在共產黨的堅定指導之下的正確方向。

然而南斯拉夫的領袖們却在階級鬭爭正在下降的前提下下行事。他們佯裝

在南斯拉夫已不再有任何嚴重的階級區別。他們特別忽視農村中的階級分化和資本主義在小農經濟中的根深蒂固。正如過去的『農民社會主義』觀念論者一樣，他們顯然相信只要宣佈由富農剝削者爲首的『全體農民』參加一天自願勞役便可以輕而易舉地根除資本主義。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對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袖們似乎是太重的負擔，他們已經靜靜的把它拋棄了。

由階級鬭爭正在下降這一前提出發而來的便是南斯拉夫人民陣線內部的妥協策略。這一人民陣線不僅包括工人和勞動農民而且還包括富農、商人、小製造商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以及各式各樣的政治集團。甚至於還有幾個資產階級政黨。南共領袖們盡量避免任何可能在這龐雜的集團中引起意見分歧的事情：他們力求阻止工人的階級鬭爭的發展，因爲在這龐大的集團中有一部份附合者反對它；他們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任務，甚至於隱藏黨的存在以避免冒犯集團中的非共產主義的成分；他們縮小並限制與蘇聯的合作，因爲某些資產階級成分表示嫌惡。

南共領袖任憑此種傾向自流的結果便危險地拗曲了黨的政治路線：他們不

去依賴人民陣線中大多數人的支持和工人階級與貧農中農之間的聯盟的支持，去促進工人的事業，反而使他們的政策與人民陣線中政治上最落後的小資產階級份子結合。其結果便是建立一個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為基礎的集團的政策。

誰屈服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誰便自然會阻止他的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合作，不管這種合作對於它本國多麼有利。當然他會公開表示渴望蘇維埃人民和他本國人民之間能有最親密的接觸。但實際上他會盡力縮小此種接觸至最低限度。同時帝國主義列強的壓力也會促使他這樣做。前者爲了追求自己的目的經常用敲詐和威脅來恫嚇小獨立國。爲了力求避免此種壓力，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企圖以機會主義的計謀來討得帝國主義者的寵愛，向他們讓步。而帝國主義要求於人民民主國家的第一個讓步便是他們對蘇聯的態度不能比對資產階級的國家更好。

這正是南斯拉夫的領袖們所做的。他們開始對蘇聯及聯共黨實行一種不友好的政策：誹謗蘇聯軍事專家，侮罵蘇軍以及建立監視和偵察蘇聯非軍事專家和蘇駐南斯拉夫一些官方代表的特務統治。南斯拉夫領袖們公開表示他們對

蘇聯友好，實際上，他們對尊重人民民主國家之獨立與安全的蘇聯的態度和威脅其獨立與安全的帝國主義列強的態度却是一視同仁的。

鐵托集團的這一反蘇路線代表着對帝國主義列強的一大讓步。俗語說『得寸進尺』，如果我們想起這句話，那麼便難以過高估計南斯拉夫領袖們的當前政策對南斯拉夫所必然招致的嚴重後果。但是同樣也很難想像這種毒害政策能長期繼續下去，而不遭受到南斯拉夫共產黨與勞動人民的嚴重反擊。

南斯拉夫的勞動人民從他們的切身經驗中知道了蘇聯人民的友愛協助對他們的幸福，對自由、民主與社會主義的事業，對他們祖國經濟文化與安全的迅速與全面的發展，是多麼的寶貴與需要。這便是爲什麼南國勞動人民很容易了解到任何傾向於削弱和限制與蘇聯合作的步驟，不管表面上說得多麼天花亂墜，客觀上總會趨向於破壞人民民主國家所依據的根基。誰都知道，各人民民主國家只有依附在以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爲首的、統一的、民主反帝陣營內，才能確保他們的獨立和安全，使他們的未來不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和垂涎。

因此對於這些國家的勞動人民，和蘇聯友好團結不是什麼可爭辯的問題而

是根深蒂固的信念。誰要追求反蘇攻東，誰遲早（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會碰到工人向他提出這個問題：『你是擁護蘇聯還是反對蘇聯呢？』到那時候他就註定要失敗了。

因為，確實明顯得很，南國勞動人民認識到與蘇聯的真摯友誼是極關重要的事情，他們是不會滿足於一些早由事實所否認的空洞諾言的。

在西歐，對蘇聯真摯的友好與團結的感情也已經由於蘇聯人民對納粹德國及其同盟者所進行的英勇解放鬪爭的結果而劇烈的增長起來。

法國和其他納粹佔領國的人民對蘇軍戰勝了希特勒的洋洋自得的軍隊的光輝勝利所表現出來的難以形容的歡呼，在每一個人的記憶中還是新鮮的。歐洲各國人民看到在組成反希特勒聯盟的強國中，只有蘇聯能够擊碎，而且也確實擊碎了各民族自由的兇暴敵人的主力軍，社會主義蘇維埃國家從法西斯奴役中拯救了歐洲。

同時，各國熱心於反抗德寇的人民也不得不體會到在一切政黨之中，證明

只有共產黨才是能組織並領導困難的與危險的地下反抗工作和遊擊戰爭的。在戰爭期間，這些國家的社會黨在國內危難中實際上已停止了工作，他們在國外忙於計劃各種政治陰謀，許多法國和其他幾個國家的著名社會黨人已經步大資本家和反動政治家的後塵而成爲合作主義者，成爲納粹侵略者的卑賤走狗。但是誠實的社會主義普通工人和社會主義工作人員中的最優秀份子却和共產黨人並肩爲爭取祖國的解放而鬪爭。

因此，共產黨人和左翼社會黨人——與蘇聯友好的熱烈擁護者——在經歷考驗的時候證明了他們是最英勇最熱情的愛國者。他們挽救了自己祖國的榮譽。

解放以後，在法國社會黨黨員中敦促與共產黨人合作的呼聲是如此廣泛，因此該黨代表大會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反乎右翼的意志，決定開始與共產黨進行磋商，以便成立一個單一的政黨。如果共產黨和社會黨能確實達到團結，如果只要形成密切結合着的競選集團，那麼毫無疑問地，它會在一切選舉中贏得多數席位而使法國走上真正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是這一前途威脅

着大資產階級的獨佔和特權。因此二百家的警衛隊便立即行動起來。他們施展了各種花樣來強迫社會黨否決與共產黨人聯盟的想法。不惜任何代價分裂工人運動！——這便是獨佔資本的走卒們的要求。以勃魯姆爲首的右翼社會黨人便大力設法執行反動資產階級的這一要求，國際反動勢力趕來予以支持。似乎美、英帝國主義者都極爲關懷分裂法國的工人運動。運輸局的密使多次訪問巴黎，並對社會黨施以壓力。

最後，分裂法國工人階級的罪惡勾當是成功了。社會黨拒絕與共產黨的一切合作。二百家的統治是穩住了。

分裂冠軍勃魯姆反覆宣佈他認爲與共產黨人合作不可能的理由便是因爲他們與蘇聯的友好。勃魯姆狡猾的斷言如果法共排斥蘇聯的話，那麼二黨之間的聯盟是沒有任何障礙的。勃魯姆本意用這一解釋來遮掩他對法國社會主義的叛逆行爲，但他却暴露了自己。因爲全世界的情況都是這樣，如沒有與蘇聯的友好便不可能有對社會主義的忠誠。你要割斷與偉大蘇維埃國家的友誼聯系，你便到處再也找不到保衛國內社會主義的可靠支持來反對外國的敵人。你要反對

以蘇聯爲首的民主陣營，你便幫助了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帝國主義仇敵。勃魯姆應該地任何法國社會黨人都知道得更清楚：對蘇聯的口是心非，對蘇聯的仇恨必然會走向出賣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由勃魯姆所領導的法國社會黨已經在反對法國勞動人民的階級鬥爭中成爲反動資產階級的直接武器。爲了使大資產階級致富，社會黨的部長們對那些爲要求少量增加其菲薄工資而罷工的工人們施以血腥的報復。去秋他們製造了一場血浴，而今年六月在克萊爾蒙、費蘭德又如法泡製了一次。同時，勃魯姆主持建立『一個更強有力的執行機關』。他的話受到了戴高樂派和其他反動份子的喝采。後者認爲這些聲明證明勃魯姆欣然允諾出賣資產階級民主的一星半點的餘燼。但是給予勃魯姆最大啓示的倒是美帝國主義的計劃。他支持倫敦決議，而那決議規定將法國最富庶的工業區勞蘭劃入所謂『西德範圍』。他堅持的宣講投降，主張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必須『爲共同的目的而犧牲其部分主權』。

法共黨人正竭盡一切努力來保持法國的主權和其經濟與政治的完全獨立。正如過去法國受德國的威脅一樣，今天當她正受到日益增長着的美國威脅時，